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泄密

杨晓升 / 主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泄密

杨晓升 / 主编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泄密 / 杨晓升主编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5171-1707-0

I. ①泄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3063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
责任编辑：胡 明
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
美术编辑：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1

字 数 332 千字

定 价 4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707-0

目录

- 读一个句号 杨少衡 /1
- 泄 密 袁亚鸣 /55
- 改 制 曾 瓶 /117
- 北京人 毛建军 /155
- 房 东 丁 力 /195
- 红夹克 王昕朋 /255
- 过 户 梁晓声 /313

读一个 杨少衡 句号

副市长从楼上纵身跃下，
其背后的原因可以任由我们猜
测：他自杀之前做过什么？遇
到过什么？是谁给了他这样
做的勇气？

1

亿利鞋厂火灾发生于星期日午夜过后，1时35分左右。大火起于鞋厂厂区西侧库房，迅速波及与之相邻的车间主楼，值班人员发现时，整排库房已经陷入大火，主楼这边火龙正逐层上蹿，迅速卷到六楼。巨大的火舌从门窗吐出，整个厂区浓烟滚滚，到处是毕毕剥剥的燃烧声。当时刮北风，强劲而干燥的气流与烈焰彼此相助，呼啸席卷，生吞活剥，火光映红夜空，高温灼人，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化学物品燃烧的刺鼻气味，伴以惊恐万状的惨叫和呼救，景象异常吓人。

这场大火被发现时已势不可挡，无法控制。市消防支队接警后紧急出动消防车，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，眼看着大火吞没了两幢建筑，到处都在燃烧，惨剧已经酿就。午夜两点左右，十几位负责官员陆续到达火场时，大火还在戏弄消防车的高压水龙，猛烈的火焰忽闪跳跃，玩儿似的与高压水柱共舞，水柱冲过来时火焰退开低落，水柱一转再冲天而起，大楼里可以燃烧的东西都被点燃，只待烧成灰烬。

匆匆到场的负责官员来自市直各相关管理部门和鞋厂所属开发

区管委会，为首的是副市长朱龙辉。朱龙辉在市政府里分管安全，这种时候这里不能没有他，就像杀人犯罪现场不能没有刑警一样。熊熊大火边一批人迅速围拢过来，朱龙辉忧心忡忡，站在马达轰隆轰隆响的消防车旁，大声喊着，向安办主任张斌问了两个问题。

“火里还有人吗？”

“可能不少！”

“到底多少？”

“有四五十！”

朱龙辉转头看火场，脸上表情异常痛苦。忽然间他一个踉跄，身子向前扑倒。身边几人吓了一跳，回过神伸手去拉时已经晚了，朱龙辉当着众人的面重重摔倒于地。

几个官员不约而同，一起大叫：“救护车！救护车！”

朱龙辉人事不省，成为当晚火灾的第一个伤员被送进医院。院方紧急组织医生会诊，断定为突发脑溢血，病情凶险。

这一场大火，以及朱龙辉紧急中突然发病，堪称悲剧，时下网络语言叫“杯具”。该“杯具”竟然给了谢一鸣一个意外的转机。

大火发生之际谢一鸣毫不知晓，他在 300 公里之外省城一处僻静宾馆里，悄无声息地参加一个课题调研活动。那一天谢一鸣的课题是自学，作课题准备，主管人员给了几本相关公文汇编让谢一鸣研读、消化。该任务相对比较宽松。类似调研活动通常直奔主题，力求迅速突破，参与者不可能轻松，谢一鸣心里很有数。

当晚 11 时谢一鸣按时休息，躺在床上消化自学心得。谢一鸣所住宾馆套房有内外两间，他住的里间卧室家具摆设，表面上看与通常宾馆无异，实际却大有不同，房间里所有尖锐、坚硬物品都做过处理，任何可能被用于异途的绳索、缆线均被收起，窗外装了铁栏，窗户紧闭，无法打开也无法越过。套房内间与外间本来隔着一道门，此刻门已经被卸掉，内外相通，外间摆了两张床，由谢一鸣的两位陪同人员使用。这两位是本课题工作人员，他们负有监管责任，谢一鸣的一举一动，包括他在深夜里的翻身都在他们的密切监控之下。

这里其实是在办案，所谓“课题调研”只是谢一鸣自己的说法。

前天傍晚，从省里下到本市的办案人员对谢一鸣宣布上级决定，要谢随他们连夜前往省城，“协助调查”。办案人员刚要宣布出发，谢一鸣的手机忽然响了，他习惯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看了眼屏幕，按下接听键，身边几个办案人员一起发声：“是谁？”

谢一鸣这才意识到情况不一样了，这时候当乖乖收起手机，他居然还要好胜，捂住手机强调事情重要：电话是朱龙辉副市长打来的，有一件工作上的事情。

办案人员还没吭声，谢一鸣就接了电话。

几小时前朱龙辉曾经跟谢一鸣联系过，有要事商量，两人约定明天一早在谢的办公室见面。此刻朱龙辉来电话讲的还是这件事：刚接通知，书记明天上午八点半找他，他跟谢一鸣商量把两人见面的时间提前，“早点儿上班，七点半在办公室见面可好？”

谢一鸣说：“不凑巧，我这里也碰到事情了。”

一听说谢一鸣马上要动身前往省城，朱龙辉非常诧异：“什么事这么突然？”

谢一鸣能说什么？给带走了？弄进去了？“协助调查”？

“有一个重大课题调研”，谢一鸣道，“突然通知。回头细说。”

所谓“课题调研”由此而来。本次重大课题的调研对谢一鸣其实并不突然，他有心理准备，所以面对办案人员未显惊讶。谢一鸣为人沉稳，表情不多，人却比较自负，很注意脸面，急切之中，拿“课题调研”替自己掩饰，颇符合其个性。

当时包括谢一鸣自己，没有谁料想到本次“调研”日程于他短暂得异乎寻常，只用了一天多时间，“自学”刚刚开始，尚未进入正题，情况突变，课题中止。

那天午饭后，办案组一位负责人通知谢一鸣收拾自身物品离开。

谢一鸣问：“没事了？”

当然不是。这里在办一起重大案件，进来的人都有原因，没有掌握足够情况，不会把谢一鸣从市里带到这里“协助调查”。由于

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，经上级研究决定，允许谢一鸣先回去应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没有了。

“该是什么还是什么，该怎么办还会怎么办。”负责人警告。

“怎么办都一样。”谢一鸣表示，“我没事。”

“你肯定？”

他很肯定，他不会有事。像他这样的人不多。

“我们记住你这些话了。”负责人说。

他们把谢一鸣的手机退还给他，根据办案规定，这部手机在一开始即封存上交。参加类似“调研”活动不可能带太多个人物品，不必如何收拾，公文包一抓就差不多了。谢一鸣以最快的速度匆匆撤退，离开房间，他的轿车已经在宾馆停车场等候。

司机小王上午10点钟接到出车通知，要求立刻赶到省城这个宾馆接人，于下午3点半前把谢一鸣送回本市。一路上小王试着给谢一鸣打过几次电话，都打不通。

谢一鸣不作解释，只问：“市里出什么大事了？”

“开发区烧死了30多个，朱龙辉副市长变成了植物人”，小王报告，“主任交代我向你报告，他们也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谢一鸣这才知道亿利鞋厂的一把大火和朱龙辉的不幸。从时间上推算，事情发生在他被带离的当晚，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。

谢一鸣问司机：“还听到什么消息？”

小王说：“大火吓人啊。”

“除了大火还有什么？说我怎么了？”

小王支支吾吾：“有，有一点儿。瞎说嘛。”

“当然是瞎说。”

如今这种事情能瞒住谁？谢一鸣副市长忽然销声匿迹，手机关机，无从联络，秘书不知，司机不晓，如此异乎寻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会超过半小时，相关消息立刻就会传遍大院内外，马上会有知情者报出确切消息，人们会知道是省里的办案人员把他带走了。干什么去？“课题调研”吗？扯淡，他肯定是出事了。

所幸转眼间他又回来了。

此刻需要赶紧联络，尽快搞清情况，但是谢一鸣只把手机打开，守株待兔。

几分钟后，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小刘，市委书记柳英的秘书。

“谢副市长吗？”电话里的声音有一丝欣喜，可能是因为终于打通。

“我是。”

“柳书记跟您说话。”

柳英在电话里什么都不问，显然她什么都清楚，包括谢一鸣已经坐上轿车离开宾馆。她只问了一句：“情况听说了吧？”

“驾驶员说了一点儿。”

“不要耽搁，赶紧回市里。”

柳英可能担心谢一鸣不往回走，留在省城别有动作。忽然从“课题调研”现场脱出，谢一鸣有理由抓住机会为自己紧急跑动，设法谋求转机，不能坐以待毙。

谢一鸣发问：“要我做什么呢？”

鞋厂火灾情况严重，朱龙辉生命垂危，一时没有其他人顶上，市里几位领导碰头，考虑再三，经研究并报告上级，要求先召回谢一鸣，接手负责处理这件事。由于情况比较特殊，上级同意作为特例安排。

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她问。

此刻谢一鸣选择余地不大，明摆着。安全事件处理一向烫手，不是什么好差事，但是如果他不想马上掉头回宾馆去继续参加“课题调研”，他就不能推托。

谢一鸣表示可以接手，不过需要明确。处理类似重大安全事件他有经验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能几个声音说话，不能大家都来插手。如果交给他，那么权限范围内由他负责，他说了算，需要报告、研究的重大事项除外。惯例如此。

“这是以示负责。”他强调。

“按惯例吧。”柳英说，“时间很紧，争取快点儿，直接到现场。”

谢一鸣的轿车直接出城，进了高速公路入口后，他拿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是当天下午谢氏通信记录中唯一的主叫电话，联系的半径最远，里通外国。

他挂美国，波士顿。由于时区不同，此刻大洋彼岸为午夜之后，正常情况下是人类熟睡时分。对方显然不处于正常状况，电话一挂就通，声音急切，是个女声。

“哎呀！急死我了！”对方叫道。

“急什么。没事。”

“电话一个又一个啊。”

“不要听，都是瞎话。”

显然谢一鸣参加“课题调研”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，不到两天，已经跨越大洋，远赴美国。所谓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行千里”，果然不错。对方之焦急溢于言表，谢一鸣却不能在电话里多说，只以“瞎话”进行否认，不作具体解释。

他在电话里问起一件事：“臭丸怎么样？在美国都好吧？”

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张口结舌：“臭丸？”

谢一鸣没让她发问，当即打断她：“你盯紧他，美国不好玩，不要惹事。”

他把电话关了。虽然含糊隐晦，关键信息已经发出，对方想一想自会清楚。此刻不能在电话里讲明白，以谢一鸣的情况分析，这部手机恐怕已经涉案，被办案人员监听，参加“课题调研”协助调查了。但是本电话无把柄，通话的女人虽在美国，她问题不大，不是小二小三，是谢一鸣的合法原配，她在美国陪读，跟女儿在一块儿。

除了“里通外国”，当天下午谢一鸣的手机没怎么花钱，因为接听免费。一路上电话不断，汇报情况的，打听消息的，婉转致意的，手机铃声不时响起。轿车在铃声相伴中奋勇前进，两个多小时后，下午三点半谢一鸣准时到位。

此刻已经过了一天多时间，火场依然烟气扑鼻，处处焦黑，一片狼藉。现场处于封锁中，警察、消防队员和急救人员清理了大楼

各层焦土灰烬和楼周地带，一共发现了 35 具死难者遗体，其中有 31 人烧死于大楼内，无一例外均为焦尸，惨不忍睹，面目全非，没有一具尚可辨认。另有 4 位死难人员为跳窗逃生时摔死的，虽非焦尸，却头破颈断，浑身是血，异常吓人。所有死难者遗骸均用被单包裹，运至附近一个仓库暂存，等待善后处置。除死难者外，另有 12 名幸存伤员，这些人在火起后反应迅速，于大火封锁通道前分别从所住四楼、五楼跳窗逃生，有幸逃过大火和落地冲撞，却都摔成重伤，其中两位生命垂危。全体伤员都已送医院抢救。本次火灾生命损失惨重，以死亡人数计，为本年度本市之最，其惨烈迅速惊动了各方。

谢一鸣到达时，现场已经聚集了一批重要人物，为首的是本省长和分管安全的副省长，以及省上相关部门几大员。他们分别于昨日上午、下午和晚间陆续到达本市，已经分别视察过火灾现场，现在再次聚拢于此，等待国家安办一位副主任及所率工作组。工作组一行奉国务院领导之命专程从北京前来，由机场赶赴事故现场。市委书记柳英陪同省长提早来到现场等候，她看到谢一鸣进来，抬手示意谢一鸣站到对面迎候队列里去。对面一行成排，都是本市大小相关官员。

十几分钟后，国家安办工作组一行到达。

其后按惯例进行了现场视察与汇报。大火现场触目惊心，视察和汇报过程气氛沉重。紧接着国家安办和省领导动身前往医院看望、慰问伤员，柳英等地方主要领导陪同。谢一鸣留在现场，召集相关部门官员，接手具体事务。

市安办主任张斌向谢一鸣报告：“‘点’已经踩好了。”

张斌所谓“踩点”指的是确定临时工作机构的办公地点。重大事故发生后通常要设立应急处理现场指挥部，抽调相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，办公地点通常设于事故现场附近。张斌他们找的地点在鞋厂相邻村庄，临时借用了一个村部，为一幢三层独立楼房，楼下有院子、围墙，外边有晒场，停车很方便，楼里有厨房。

谢一鸣问：“房间多吗？”

“足够。”张斌说，“已经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立刻集中。”

尽管涉及部门较多，安办的动员效率很高，他们有经验也有预案，轻车熟路。谢一鸣对张斌提出的人员名单没多补充，只强调一条，鉴于本次事故的严重性，有必要请纪委和公安部门增派力量。

“他们的事少不了。”谢一鸣说。

“我马上联系。”

“把那几个人先管起来。”谢一鸣交代。

管住谁呢？鞋厂老板和管理负责人员。出了重大恶性事件，一把大火，30几条人命，企业脱不了干系。事情发生时已经通知企业相关人员到场处理善后，谢一鸣下令将他们立刻集中到“点”应急，由警察负责控制，以协助调查。

“咱们自己的人不要忘了”，谢一鸣问，“现在先动哪一个？”

他问的是动哪个当地负责官员。烧毁的鞋厂位于市区南郊，十多年前这一带被辟为经济开发区，成立管委会负责管理，鞋厂是开发区地盘上的企业，出了事自然唯管委会是问。谢一鸣在现场安排部署工作之际，管委会一位姓陈的副主任就陪在他身旁。主任刚才也在，此刻随上级领导去医院看伤员了。

谢一鸣问那位陈副主任：“我记得你不管安全。”

对方回答：“我管财务，管安全的林副去香港招商还没回来。”

谢一鸣下令该副主任先进“点”，其他人再说。不许拖延，现在马上回去收拾洗漱用品，于晚饭前到村部报到，从当晚起，未经批准不得离开。

那人一时口吃：“谢，谢市长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‘课题调研’，协助调查。”

谢一鸣沉着脸，问在场各位，除了这场大火，是不是还听到一个关于他本人的消息？谢副市长出事了，是不是？在这里他要负责任地说明一下：几天前上级派员把他带到省城，不是什么“课题调研”，实为协助调查。现在他没事了，受命回来处理这场大火，全权负责，肩负重任。虽然他没事，这里却有事，他要请相关人员也

来“课题调研”一下，协助调查，看看哪个有事哪个没事。出了这么大的灾难，地方官员逃不脱领导责任，现场有不少异常迹象，估计查下去情况特别严重，失职渎职恐怕还是小问题。30几条人命不能一把火白白烧掉，死者与生者都要讨个公道，不狠狠打掉几顶官帽子哪里可以。如果火灾发生在半年多前，他自己头上这顶官帽子首先要被打落。眼下情况不一样，他个人的帽子没有问题，打别人帽子他决不手软。

这时来了一个电话，是柳英。

“周副省长来了，我在省长这边走不开”，柳英交代，“请谢副接一下。”

“领导什么时间到？”

“马上。我让程市长也赶过去。”

十几分钟后，周副省长来到火灾现场。

周副省长叫周长安，是当天驾临现场的第三位省领导。周在省政府管工业，开发区和民营企业都在他分管范围内，因此专程赶来关心。他不具体分管安全，事故善后与调查工作不直接过问，所以未与省长他们同行，也不参与陪同国务院安办的领导，自己另行赶到现场视察。这场鞋厂大火让周副省长如此重视，还有一个特殊原因：他是本市前任市委书记，荣升到省里才一年多。

市长程洪跟周长安同时到达。

周长安一见谢一鸣就拉下脸来：“怎么搞的？一把大火！”

谢一鸣不吭声。程洪在一旁装腔：“省长火大了，躲远点儿！”

“我不躲。”谢一鸣回答。

程洪转头对周长安笑：“其实省长不能怪他，他没放火，分管也不归他。”

“那么怪你？”

程洪嘿嘿：“我当然也有责任。”

安办主任向周长安汇报情况。程洪悄悄伸手，在谢一鸣胳膊上用力捏了一下。

“你老弟怎么样？”程洪低声问。

市长在表示关切，因为“课题调研”。

谢一鸣一以贯之：“我没事。”

周长安忽然转过头逼问谢一鸣：“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”

谢一鸣说：“不敢惊动领导。”

周长安训斥：“死要清高。”

2

几年前，谢一鸣在下边县里当书记，号称第一把手，一方诸侯，管着一块地盘。有一天县领导开会，县长在会场上请示，说贺老板从上海来，谈渔港的事情，谢一鸣书记能不能见见他？

谢一鸣说：“你先顶住。”

“人家想见书记。”

谢一鸣笑笑：“你跟他说，谢书记太牛了，不见。”

县长也笑：“妈的，这个贺老板跟谢书记一样牛，非见不可。”

“他算老几？”

“人家是贺老大。”

贺老板确实又称贺老大，本名叫贺权，来自上海，是本县籍在外的一个知名大款。贺老板老家在本县沿海一个小渔村，他打算在家乡海边投资建设一个中型渔港，该项目牵涉大笔资金，需要报国家和省相关部门批准。贺老板自称筹措资金不成问题，报批也有门路，只要地方上支持，项目就能办成。他给地方上开出的条件主要是土地，渔港加上附属的开发区域，至少得给他一千亩，地价要特别优惠。

贺老板老家所在的县东北部沿海缺水，以荒坡石岸为主，地不值钱，通过兴建渔港带动荒僻地带开发是一件好事，因此该项目一经提出就受到谢一鸣特别注意。谢一鸣请县长亲自抓这个项目，他自己也盯着项目进展。项目接洽过程中情况忽然有变：市委书记周长安给谢一鸣打来一个电话，了解相关事项。项目八字尚无一撇，居然惊动市主要领导，因为用地量比较大，投资商比较特别，领导听到了一些反映。

“不要捡到筐里的都是菜”，周长安问，“你们对这个贺老板有多少了解？”

谢一鸣承认：“知道有点儿实力，背景倒不清楚。”

“听说这个人外号贺老大，到底是什么老大？”

周长安指令谢一鸣注意了解贺老板的底细，项目看准了再定。

谢一鸣即布置相关部门查了一下，果然了解到一些情况。这位贺老板颇有些传奇经历，出生成长于小渔村，在本县读完初中，考入省城一所中专学校，毕业后被招到上海一家远洋轮船公司当货轮水手，行船过海，走南闯北，数年后下船进公司当管理人员。不久辞职，下海经商，自己办公司，从集装箱维修业务开始，一步步扩展到港口机械进出口，企业越做越大，实力逐渐雄厚。贺老板有三兄弟，他排行老大，为人豪爽，性格强悍，敢想敢为，说一不二。贺老板当水手时曾因聚众斗殴被拘留，经商初期曾被警察抓过，涉嫌诈骗，后来无罪释放。这个人做生意很大胆，碰上事情敢出头，交道广、办法多，人称红道黑道都通，三教九流都有人，特别擅长跟官员打交道。因此他的“贺老大”之名带有很强的江湖味，不仅因为贺家兄弟排行。有人评价他是一大能人，也有人骂他是海上一霸，褒贬不一。

多年来贺老板主要在上海发展，在自己老家曾经修过一条水泥路，捐建过一个医务所，搞过一个小码头，都是小打小闹。这一回他准备搞大的，提出建渔港，要一千亩地，胃口很开阔。项目洽谈之初，谢一鸣跟这位贺老板见过一面，礼节性会见，而后就由县长与贺老板在前台洽商，谢一鸣握着最后决定权置身幕后。待到市委书记周长安提醒，进一步了解贺老板的背景之后，谢一鸣与该项目拉开距离。贺老板几次从上海来，提出要见谢一鸣，直接面谈，谢一鸣就是不见，弄得贺老板公开表示不满，说这个谢书记怎么啦？很牛啊，多大的官，要那么大的架子吗？

谢一鸣不予理会：“现在他知道了，官不在大，在牛。”

那年春天，市委书记周长安去北京开会，从首都给谢一鸣打来一个电话，指令他隔天到北京，有重要事情。周长安戴一副近视眼